



美日關係之又一看法

(美國通訊)

李俊龍

兩種論調

瘋狂般的世界，一步緊一步地向着自殺之途邁進。擺在眼前的事實，兩個危機的焦點，正在互相激盪地揚起將要爆發的火燄。戰神在向着我們招手，我們如果沒有正面迎上去的勇氣，便只有卑怯地忍受鐵蹄般的踐踏！

遠東是危機的焦點之一，中國更是這個焦點的中心。圍在這中心圈外的四大勢力，日本和蘇聯正在尖銳地對立，英國和美國仍在沉默中注視。以數千年精神文明自誇的古國，行將成爲悲慘的戰場，在這裏，我們將看見「羣犬爭骨」的帝國主義戰爭，也將看見兩大體系對立的搏擊，同時，我們也將毫無疑義地看到偉大的被壓迫者羣英勇的血的鬥爭！

106239
歷史告訴我們：外交的壁壘常畫分在砲火的壁壘形成以前。只有不懂外交的人，纔盲目地坐待人家來宰割。弱小民族的鬥爭經驗告訴

我們：看強者的顏色，萬不如看自己的拳頭。

「九一八」後，日本以武力造成的遠東優勢，因爲國際間層出不窮的矛盾和中國內在的許多矛盾之牽制，侵略者已經意外地奏着打破人類歷史以來的凱歌，笑了快五年。在國內，我們很慚愧地只聽到微弱的「呼救」聲，看不出一點堅卓的「丈夫氣」；在國際，我們也很慚愧地只聽到「較錙銖」的經濟論，不見多少慷慨的「仗義執言」。這裏面一定有決定的因素存在着，我們與其慨嘆這種既成的事實，不如去了解形成這種事實的原因。

這些年，中國流行着所謂「英美路線」的呼聲；美國也流行着遠東問題的爭辯熱。這兩者之間的動機且不必去管牠，我只想從美國和日本相互關係中提出一個商業競爭問題來討論。相信經濟決定意識的人，固然不應忽視美日間這一重要事實，了解「金錢即幸福」的美國社會心理的人，對於美國年來對遠東問題的冷淡態度，也許可從此獲得一個解釋吧。

106240

首先，讓我們回溯一下五年的歷史：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初期，美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是比較地積極的。那時的「史汀生主義」，在堅守國際條約義務這一意義上，如果不是因為英國的態度過於消極，中國的立場過於動搖，在援引九國公約的範圍內，美國不至於十分的逃避。這時候，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態度，可以說是「消極的積極論」。牠既不能單獨發動條約以外的較具體的主張，也不願單獨放棄條約以內的責任。這個，在史汀生任內所表示的外交態度及其所發表的外交文件上不難看出。那時候，美國的輿論，雖說沒有了不得的援助中國的具體主張，然也就沒有公開主張退出遠東或對日讓步的意見。這時候的美國態度，還是循着歷史上的軌跡，想要維持「大家有份」的原則和基於這個原則的條約來向日本方面討價還價。利害的關係，表面上似乎傾向中國方面的成份較多些。我們可以把這時期的美國態度取個名詞，叫做美國遠東政策的「歷史論」或「感情論」。

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上台以後，美國內在的經濟恐慌使得他忙於實驗「新政」，歐洲的法德對立和英意對立之新形勢的醞釀，使得英國更無力顧及遠東的局面。再加上一二八後中國本身態度之暴露，於是，美國政府固然走上沉默的路，而美國輿論更逐漸轉換到另一方向。自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專家皮遜氏（T. A. Bisson）於一九三四年一月發表「太平洋之新局」（The New Status in the Pacific）的外交報告提出美國遠東政策之可能的三個動向後，（其第二點為

美國帝國主義在遠東之完全退卻。）美國輿論界權威，相繼發表類似的意見。如紐約泰晤士報主筆詹姆氏（Edwin L. James），紐約論壇報著名評論家李蒲明氏（Walter Lippmann），哥大講師遠東專家裴非氏（Peter），美國卡納克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布來克斯里氏（George H. Blakeslee），以及新聞界曾任遠東特約記者多年之沙柯那斯溪氏（George F. Sokolsky）等，均先後從經濟商業等實際利益方面去探討美國對遠東應取之態度。自此以後，直至現在，在美國有力之輿論中，我們很少看見過去的「歷史論」，「條約論」，代之而起的是實利主義的「經濟論」。經過三年多的醞釀，這種新的「經濟論」，已漸由突起而抬頭，由抬頭而至於普遍。美國對遠東的態度，在這種輿論影響之下，當然只有更加消極。這一階段的轉變，可說由「消極的積極論」到了「消極的消極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下面舉出的三件事實，或可幫助我們覓取一個解釋。

三件事實

無論怎樣說，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利益是一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決定力。美國是一個較歐洲資本主義發達稍晚的新興國家，牠的長處在豐富的資源和進步的技術所結合的大量生產，牠的短處在市場的奪取比較落後了些。正因為這個緣故，「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主義」

兩個相反的原則在相異的場合獲得相同的結果。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比美國更遲，先天的條件更不能相提並論，西向政策既然遭遇到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排斥，老大的中國自然成了牠進攻的對象。所以在爭取遠東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意義上，美國和英國同樣不能放鬆日本的獨佔陰謀。但就純經濟的意義講，英國對日本的懼怕更深些。

自一九三二年夏間開始，日本利用「日元貶值」「低廉勞働」兩大武器在對外貿易上取得了驚人的勝利。一九三四年，日本對外貿易恢復了恐慌前的水準，到了一九三五年，更創造了打破歷史的新紀錄。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日本出口貿易所得的日元貨值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時繁榮差不了多少。在世界各國貿易阻滯的時期，日本這種單獨的擴張，在英美方面當然要惹起深切的驚覺。英國早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就表示詫異，美國工業界從去年起也喊出防止日貨競爭的呼聲了！

爲更具體明瞭美日商業關係之現狀起見，我們願就許多調查統計，研究的結果，提出三件值得注意的事實：

106241
第一，我們從兩國進出口的統計數字上證明兩國的商業關係是十分密切的；而且，恐慌後美國由對日入超忽變爲對日出超。換句話說，恐慌前美日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美國爲借方，日本爲貸方；恐慌後，日本變了借方，美國變了貸方。

據美國關稅委員會 (United States Tariff Commission) 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Japan 最近日本對外貿易之進展) 及美國商務部出版之美國對外商業月報 (Monthly Summary of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所載：近數年來，日本居美國輸出的第三位，僅低於英國及加拿大。而美國進口貿易中日本竟居第二位，僅次於加拿大。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日本所佔美國輸出總額之百分比，由百分之四·九增至百分之八·九，幾增一倍；而日本對美輸出在美國進口總額中所佔之百分比，從百分之九·八降至百分之七·四，幾減少四分之一。

至於美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上所佔的地位，更爲重要。日本進口來源和出口市場，美國都佔着重要的地位。近年美國居日本進口第一位，直至一九三四年，美國仍爲日貨出口之最大市場。是年中國佔日本出口第一位（包括東三省及關東租借地在內），美國居第二位。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美國對日輸出在日本進口總額中所佔百分比由百分之二·九·五增至百分之三二·八；同時，日本對美輸出在日本出口總額中所佔之百分比由百分之四二·五降至百分之二一·四。

依統計所示：世界恐慌前，日本對美輸出平均較日本由美輸入約大百分之四十五，恐慌後，情形大變，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美國在對日貿易所記之借方數額大減，至一九三二年，美國忽變爲貸方，由此年

106242 年增加，直至一九三四年，為數更大。即在一九三五年，總數仍達美幣五千萬元。

同時，我們再就日本與其他各國的進出口貿易觀察，同樣有着相反的轉變。不過，這一轉變，恰恰與上面所述的對美轉變相反，是使日本由出超變為入超，由貸方變為借方。因此，日本過去靠對美國之貿易出超補償其對別些國家之貿易入超，現時卻要靠對別些國家的貿易出超以補償其對美國的貿易入超。

美日貿易之此種轉變的形成，有三件重要事實最值注意：第一，日本生絲在美國市場之價格大跌，而生絲又適為日貨輸美之大宗，故影響貿易平衡頗大；第二，日本對其他各國擴張貿易，原料進口多來自美國，故進口貨值大增；第三，棉花為美國對日輸出大宗，近年棉價大漲，故以日元計值之日本進口總值亦因之大增。例如一九三一年日本由美購棉總值價日幣一萬五千四百萬元，至一九三五年增至三萬七千二百萬元。雖自一九三二年後，日本所購美棉之數量大減，但仍超過恐慌前水準。

這是美日商業關係中一個重要事實，美國不能不相當考慮，尤其是主張擴展對外貿易以打開經濟難關的現國務卿何爾當政的任內。第二，依據美國關稅委員會研究的結果，在美國市場銷售的日貨，大部分與美國國產不發生劇烈競爭，一部分為美國所不能生產或生產不足者，只有極小部分與美國國產發生劇烈競爭。

該委員會所出版之研究報告第二部，係將一九三四年由日本輸入美國之二百七十一種商品其價值逾一萬二千元者加以詳細分析，此二百七十一種商品為是年日貨輸美總量之百分之九八·七。依該報告分析結果：一九三四年日貨輸美總值美幣一一七、九六三、五七三元，假定其為百分之百，供分析研究之二百七十一種商品值美幣一一六、三九一、七五二元，為總量之百分之九八·七。其中免稅進口之日貨佔百分之七一·一，納稅進口之日貨佔百分之二七·六，而在此百分之二七·六中，與美國國產競爭劇烈之日貨，僅佔百分之八·二。為更求明晰計，將該項統計製成如下表：

一九三四年日貨輸美總量及其中二七一種商品價值在一萬二千元以上者與美國國產之競爭情形：

類	別	價值(美幣)	佔日本對美輸出百分比
日貨輸美總數		一一七,九六三,五七三	100.0
二七一種日貨其價值逾美幣一萬二千元者		一六,三九一,七五二	14.7
(I) 免稅進口之日貨		八三,八六三,〇三九	71.1
(II) 納稅進口之日貨		三三,五二八,七一三	28.6
A. 美國所不生產之商品		六,六六六,七四四	5.6
B. 美國國產不足之商品		三,九二四,四九九	3.3
C. 因一時或永久之特殊情形入口，在時間上或地域上不致與美貨競爭之商品		三,三三三,七三三	2.8
D. 美國所不生產且大部分為東方人所消費之商品		一,〇九九,八八八	0.9
E. 其主要銷售原因，係由於其具有東方或新奇的性質之商品		三,四七六,六六六	2.9

商業競爭情形這一事實了。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國出口市場為坎拿大及歐洲，該兩處日本

從上表所列之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出美日兩國的商業情形之一般。其中免稅進口之日貨，大部係用於美國工業或農業方面之原料，競爭品中在美國本國市場內發生劇烈競爭之日本商品，僅佔進口日貨總量百分之八。二。據美國關稅委員會研究報告，此種競爭劇烈的商品可分為四類：第一類約佔競爭劇烈商品總數百分之三一·九，其中以棉地毯為大宗，美國政府對此類商品已採取限制辦法。第二類為棉布及棉織品，尤以漂白棉布與美國國產之漂白印花布競爭最烈，美國政府一面與日本政府商請自動限制的辦法，一面正由關稅委員會依據一九三〇年關稅法第三三六款進行第三種調查。第三類以陶器、瓷器為大宗，第四類以電燈泡為大宗，此種日本商品，或因其價格低廉，或因其質料較佳，美國方面殊不易作有效的排斥。

這是美日商業關係中第二件重要事實，在世界如一環之現代經濟組織下，進出口貿易之增減係互相影響的，因此，美國對日本貿易之擴展，除與其國產競爭劇烈者外，或且表示歡迎。

第三，我們現在要談到美國和日本在美屬殖民地及其他各國的

F 與美國國產樣品實質均不相同之商品	五〇三、一九七	四二
G 雖與美國國產競爭而進口數量不多之商品	三三九、〇〇八	二〇
H 與美國國產競爭劇烈之商品	九七三、七六六	八二

與美國之競爭甚微，而近年來美國向各該市場的出口總值均大減，日本對世界各重要市場之輸出，除美國、坎拿大、中國外，一九三五年較一九二九年度均增，其在亞洲各國之貿易擴張尤為驚人。此外，日本在中南美各國之輸出均有增加，但自一九三二以後，美國向中南美增加的貿易數量，遠非日本所增加者可能比擬。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講，美國在海外市場之衰退，不單是爲了日本商品的競爭。

不過，就個別的商品講，美日確有競爭的事實。例如美國棉布輸出一九二五——二七年平均為五萬四千萬平方碼，一九三三年減至三萬零二百萬平方碼，一九三四年減至二萬二千六百萬平方碼，一九三五年減至一萬八千七百萬平方碼，此種銳減原因，顯然是受日本棉布競爭的影響。

日本與美國在其他國家的商業競爭情形，我們可以從下面的表中看出。這個表的百分數係照各重要國家的貨幣價值核算製成。除中國及菲列濱外，一九三四年美國對其他各國之進口供給較少於一九二九年的數量；反之，除中國及坎拿大外，日本在同時期內對其他各國之進口供給則較大。不過，美國在各國進口貿易上所減少之數遠超過日本在各國進口貿易上所增加之數。其中惟南非洲、英屬印度，及荷屬印度羣島三處為例外。

事實上，美國對菲列濱出口減少甚大，而日本對菲列濱出口增加卻又不多。這證明美國的菲島市場並非完全為日本所奪取。日本棉布

在菲傾銷為美國棉布在菲銳減之大因，美國政府已於去年十月十一日取得日本方面自動限制日本棉布對菲島輸出量之協定，日本棉布出口商同意在菲列濱不增加日本棉布稅率之條件下，每年對菲輸出棉布不超過四千五百萬平方米，自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起，以兩年為期。但美國棉布廠商謂此種比額實超過一九三四年前日本棉布對菲島輸出之數量。並且忽略了美國每年有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平方碼棉布輸入菲島經人工刺繡後再行輸入美國的這一事實。

為求更具體明瞭美日兩國在各國進口貿易中所佔之地位，特依據美國關稅委員會之研究報告作成如下表：

美國與日本在其他各國進口貿易中所佔的百分比表(1)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美	日	美	日	美	日	美	日	美	日
英 國	二六·一	〇·七	二二·一	〇·八	二九·一	〇·一	二二·二	一一·二	二二·二	(2)
法 國	二二·三	〇·五	九〇·〇	〇·五	九七·〇	〇·五	一〇三·〇	〇·六	九六·〇	〇·八
德 國	一三·三	〇·三	二二·八	〇·四	二二·七	〇·四	一〇二·二	〇·四	八四·〇	〇·五
比 利 時	九·六	〇·一	八·八	〇·一	八·七	〇·二	八·一	〇·三	七·三	〇·四
坎 拿 大	六·八	一·〇	六·四	一·一	五·二	一·〇	五·二	〇·八	五·二	〇·九
墨 西 哥	六·一	〇·四	六·七	〇·五	六·八	〇·四	五·九	〇·六	六·七	〇·九
古 巴	五·八	〇·六	五·三	一·〇	五·二	一·〇	五·五	二·〇	五·二	四·三
阿 根 廷	三·九	〇·五	二·〇	一·一	三·六	一·六	三·七	二·三	四·八	二·二
智 利	三·三	〇·八	三·三	〇·六	三·一	〇·六	三·四	一·一	三·八	三·五

可倫比亞	四·九	一·一	四·九	一·一	四·九	一·一	四·九	一·一	四·九	一·一
秘 魯	四·八	一·二	四·五	一·六	三·九	一·七	三·四	四·九	三·一	六·〇
烏 拉 圭	三·二	一·一	二·九	〇·六	九·七	〇·八	九·二	一·三	一·四	三·九
澳大利亞(3)	二·六	三·三	一·七	三·九	二·五	五·四	二·九	六·一	一·三	五·五
新 西 蘭	八·六	一·三	四·九	一·二	三·三	一·八	二·〇	二·五	二·〇	二·六
南 非 洲	八·九	一·八	四·〇	四·九	三·四	三·八	二·六	四·三	二·九	三·五
中 國	八·〇	(2)	三·二	二·〇	二·五	一·四	一·三	九·八	三·六	二·三
英 屬 印 度	七·三	九·八	一〇·二	一〇·六	八·五	一四·四	六·二	一四·二	六·七	一五·五
荷屬印度羣島	二·八	一〇·四	八·七	一五·六	六·二	一九·九	四·九	三〇·八	六·〇	三·六
菲 列 濱	三·九	八·一	六·七	二·一	六·六	七·八	六·五	〇	八·四	六·四

註(1)本表所據之統計材料，見美國關稅委員會發表之「最近日本對外貿易之發展」研究報告第六十頁至六一頁。

(2)統計缺

(3)各財政年度均係以每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我們看了上面的統計，不僅可以明瞭美國和日本在各國及各殖民地進口貿易中所佔的地位，同時也可知道所謂美日商業競爭究竟到了一個什麼程度。

這是第三件重要事實，無論在商業政策上或外交政策上，美國對於這一事實是不能忽視的。

一個結論

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美國和日本相互間及其與其他國家

間的商業關係，現在，我們試從這種分析去尋求一個客觀的合理的結論。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對立雖是多方面的，然而經濟的對立卻是一個最重要的事實。許多政治的對立，歸根究底還是「經濟利益」在作祟，最低限度也不能離開經濟的衝突的因素。比如現階段的歐洲形勢：以非洲問題為中心的英意對立，表面上是一個政治問題，實際上還是一個經濟問題。墨索里尼的遠征非洲，在政治戰術上固然是想用虛僞的民族侵略戰爭移轉法西斯政權下的被壓迫者羣的不滿心理，在經濟戰術上尤其是想用掠取阿國豐富的資源和廣大的勞働的手段以替貧弱的意大利資本主義「補血」。同樣，以萊茵問題為中心的法德對立之逐漸轉變為英法對立，固然是政治上英法間的觀點未能一致，尤其是在經濟上英國不能放棄戰後一手培植起來的德國市場。

美日關係的看法，又何嘗不如此？

從商業上看美日關係，雖只是看法之一，但在美日外交的現階段，經濟利益無疑的是兩國外交態度的主要決定力，而日美間最重要的經濟利益——商業利益更無疑的是支配兩國外交動向的一個主眼。

今日美國的輿論界，幾乎沒有不把中美日三國間的經濟關係拿來做討論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礎的，也幾乎沒有不認為日本的市場對於美國的關係比中國的市場對於美國的關係至少是一般重要的。他

們固然知道中國是一個尚未開發的市場，比起已經成熟的日本資本主義國家來，中國未來的希望，對於美國這個「商品充斥」的腦冲血病者自然更遠大些，然而誰也不敢爲了這憧憬的希望犧牲現實的利益，更沒有人主張爲了這憧憬的希望作其他的冒險了！

美國的態度是如此消極，被美國人罵爲「卸肩」的英帝國主義者，當着歐洲百孔千瘡的時候，還有餘力管得着什麼遠東問題嗎？

那末，一般人所憧憬的「英美路線」，只是一個「單相思」的幻夢而已！

不過，我們在把握問題時，應該時時注意辯證的運用。遠東前途的開展，不是什麼悲觀樂觀的問題，而是我們自己是否「站得起」的問題。前面曾經指出，遠東的對立，有三種顯著的力量，我們自己如果有澈底的覺悟，有正面迎上去的勇氣，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固然可以靈活地運用，兩大體系的對立尤其可以機變地去把握，最後的勝利無疑的是屬於堅苦卓絕的被壓迫者！

我在國內時，常聽到「期待第二次大戰」的幼稚論；到了國外後，又常聽到這個路線那個路線的呼聲。實則中國的問題根本是一個本身問題。如果我們今日還拿不出死裏求生的勇氣來回答敵人的吞噬，還要存着一些幻想的期待和僥倖心理，那真不止亡國而已！

真理離不開事實，我們總希望了解真理把握事實的集團行動能夠拯救我們這垂亡的民族！

一九三六，四，二〇，紐約。